

蒙古族哈达文化作为社会记忆载体的建构逻辑与传承路径

王琳淇*, 杨雨涵, 吴波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北京, 中国

*通讯作者

【摘要】本文对蒙古族哈达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记忆进行构建以及其传承方式进行了阐述。哈达是草原民族一种典型社会记忆物化形式,在颜色、质地、仪式等方面都体现着蒙古族历史记忆、价值观、群体意识等内容。哈达由游牧时代到后来成为官方-民间共认礼仪符号过程,也是哈达作为“活态记忆媒介”体现。在现代化冲击下,我们可以通过符号解读、仪式活态保存以及物品收藏展示等方式来保存哈达文化社会记忆作用,使它在现代社会继续存在并流传下去。

【关键词】哈达文化;社会记忆载;符号系统;仪式实践;档案化保护

1.引言

1.1 研究背景:从“官方档案”到“活态记忆载体”——哈达作为草原民族社会记忆的物化符号

在文化传承的长河中,“社会记忆”是指将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以信息的方式加以编码、储存和重新提取过程的总称[1],是一个群体或社会共同拥有的历史经验、价值观念与集体认同的集合体,它如同无形的纽带,维系着群体的凝聚力和文化连续性。而“档案”作为社会记忆保存与传承的重要工具,传统认知中往往局限于政府机构、组织或企业所形成的官方文件集合,例如政策文书、会议记录、统计数据等。这些官方档案以其权威性和规范性,为我们研究历史事件、社会发展提供了直接且可靠的依据。

然而,社会记忆的构成远不止于此。它同样蕴含于丰富多样的“活态记忆载体”之中,这些载体以物化形式或实践活动的姿态,生动地记录和传递着一个群体的文化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沉浸式体验的“活态记忆”理论建构与数字化传承。蒙古族哈达,便是这样一种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2]。哈达,这一承载着蒙古族深厚情感与文化内涵的丝质或棉质长条巾,在草原民族的历史长卷中已流传数百年之久,是草原民族社会记忆的典型物化形式。

在蒙古族社会中,哈达是不可缺少的,它融入在生活各方面,不仅并记录着蒙古族的历史变迁还见证了社会的发展。哈达不只是一块儿布,它更像是一本无声史书,承载

着蒙古族人民对自然、祖先、人际关系的态度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现在而言,哈达文化传承面临着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考验,同时也面临着使用场景简化、内涵淡化、老一辈传承人减少,传统技艺失传等风险,所以需要我们探讨保护传承路径,以延续这一文化符号。

1.2 研究意义:填补研究空白与提供实践思路的双重价值

本研究提出的“以物记忆”的档案化思路,强调通过对哈达这一物质载体的符号阐释、仪式记录等方式,将哈达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和记忆价值进行系统整理和保存[3]。比如通过对哈达的颜色、材质、图案等符号元素的深入解读,来揭示哈达所代表的深层文化意义和历史背景;采用记录哈达在不同仪式中的使用规范、流程以及与之相关的传统习俗和故事传说的方法,来达到保存哈达文化的动态记忆的目的。这种档案化的保护方式,不仅能够为哈达文化的传承提供详实的资料依据,还为其他类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思路[4],十分有助于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多元化发展,使更多的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1.3 研究方法:多维度视角下的综合探究

文化记忆理论为本次研究搭建了重要分析框架。借鉴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与皮埃尔·诺拉“社会记忆”框架,可深入阐释哈达文化作为社会记忆载体的建构逻辑与传承机制。阿斯曼指出,文化记忆靠仪式、符号等媒介在群体中传承,塑造身份与

文化认同；诺拉关注社会记忆的形成、存储及与集体认同的关系[5]。将理论与哈达文化结合，能分析其如何通过代际传递、仪式实践等参与社会记忆建构，把个体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强化群体文化认同与凝聚力，为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与洞察视角。

2.哈达文化的记忆属性：从物到符号的社会记忆载体

社会记忆的传承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支撑以及符号形式，而蒙古族哈达就是这样一个把物与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活态记忆媒介”。它是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一种物品，在此基础上又因为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有特定的象征意义以及仪式活动，所以哈达成为了承载并传播蒙古族社会记忆的重要工具。接下来我将以相关文献资料为基础，对哈达的由来与发展、符号所具有的意义以及仪式活动对于记忆的作用这三个方面进行阐述，看它是如何用“物——符号——仪式”三位一体的方式成为蒙古族社会记忆的“活档案”。

2.1 哈达的历史沿革以及相关文献记载：从“游牧传统”到“官方-民间共认的礼仪符号”

哈达在蒙古族生活中不是随机出现，在蒙古族长期游牧生活中形成并且通过与其他民族交往而固定下来一种有代表性的物品。要弄清为什么哈达可以成为社会记忆，就要先从其起源说起，它是“物”也是经过官方文件、地方志以及民众记忆认证的文化存在。

从历史文献来看，哈达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明清时期蒙古族的人际交往方式。清朝蒙古族作家罗布桑却丹在其著作《蒙古风俗鉴》中写道：“古代蒙古人彼此见面，用一块纯白毡子或者一条绸带递给地位较高的人，表示尊重和祝愿”。当时虽然还没有“哈达”这个名词，但是人们用柔软织物进行敬礼是普遍现象。进入清朝以后，在清朝中央政府与蒙古各部落频繁交往背景下，哈达开始作为官方礼节的一部分被使用。根据清朝官员张穆所著《蒙古游牧记》记载，蒙古王公给清朝进献礼物时，“时常用锦缎哈达连同土产一起呈上，表明忠诚顺服”，而在乾隆帝接见蒙古贵族的奏折里也有大量关于“送哈达”、“收哈达”的记载，可见哈达已经成为沟通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众之间的一种手段[6]。民族学家札奇在他的书

《蒙古及蒙古人》（1940年代田野调查成果）中对二十世纪初期蒙古大草原上人们赠送哈达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叙述：“无论是在部落首领召开会议时，还是普通牧民家中吃饭时，客人都要先送哈达，主人再把哈达拿过来并回赠，这都是不会因为贫富差距而有所不同的”[7]。以上各种史料都证明：哈达起源于元明清时代并且在蒙古族各个阶层广泛存在，它既是官方政治活动中的礼品，也是民间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交流工具，它的“礼仪符号”作用得到官方和大众的一致认同。

哈达与蒙古族游牧文化、藏传佛教信仰深度绑定，材质与颜色承载着历史记忆。早期蒙古族哈达多用本地羊毛纺织，如“白羊毛哈达”，质地粗厚保暖，体现游牧生活智慧；后因贸易，丝绸哈达普及，轻柔光滑且色彩鲜艳，暗含与农耕、宗教文化交流印记。颜色上，白色哈达因草原纯净之色被赋予“纯洁”“吉祥”之意，是日常礼仪常用色；蓝色哈达与藏传佛教相关，象征“永恒”“神圣”；黄色哈达极少用，仅献活佛或宗教圣地，体现宗教权威。这些选择是蒙古族特定历史阶段的集体记忆编码，经哈达长久保存。

2.2 哈达的符号系统：颜色、材质与仪式的意义编码——社会记忆的“物化语法”

哈达之所以能成为社会记忆的载体，关键在于其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符号系统——通过颜色、材质与仪式规则的组合，将抽象的文化价值观（如尊敬、团结、敬畏）转化为可感知、可传递的具体符号，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物化语法”。这套语法不仅记录了蒙古族的历史经验，更通过代际传递将集体记忆固化于日常生活之中。

2.2.1 颜色记忆：自然崇拜与宗教信仰的视觉化表达

颜色是哈达符号系统中最直观的记忆载体。在蒙古族文化中，不同颜色的哈达对应着不同的意义，这些意义既源于对自然的观察，也融合了宗教信仰的深层内涵。

白色哈达最为常见且意义普遍，适用于迎接宾客、祝贺生日等各类日常礼仪场景。草原牧民生活与白色紧密相关，白雪象征生命休憩与来年希望，羊群白毛代表财富、纯洁与善良。因而，白色哈达被赋予“纯洁”“吉祥”“真诚”之意，传递“真心相待”的礼仪核心，如长辈赠新生儿、朋友互赠皆

表美好寓意[8]。蓝色哈达承载着深刻宗教与宇宙观记忆。藏传佛教传入后,“腾格里”信仰与佛教“天空”意象融合,蓝色象征“永恒”“神圣”。蒙古族谚语“天是蓝色的,心是纯净的”,故蓝色哈达多用于献活佛、高僧或宗教场合。祭祀敖包时,牧民持其绕行、诵经、系于树枝,传递“人与天和諧共生”的传统宇宙观[9]。黄色哈达因与宗教权威关联,成为等级与神圣性的象征。在蒙古族文化里,黄色近似藏传佛教“佛陀金身”之色,仅用于献活佛、寺庙或重大宗教仪式。老一辈牧民称,小时候只有寺庙喇嘛能受黄色哈达,普通人家难见。这种使用限制凸显其特殊性,让它成为“神圣记忆”专属符号,记录宗教深远影响。

2.2.2 材质记忆:手工技艺与家庭传承的“触觉记忆”

哈达材质是重要记忆编码维度。传统哈达多为手工丝绸或羊毛制成,制作工艺与现代机器制品差异显著,这不仅是技术变迁,更隐含“手工温度”的集体记忆。哈达与蒙古族游牧文化、藏传佛教紧密相连,早期蒙古族用本地羊毛制哈达,如“白羊毛哈达”,显就地取材智慧;后丝绸哈达流行,见证文化交流。颜色上,白、蓝、黄哈达各有寓意,分别象征纯洁吉祥、永恒神圣、宗教权威,这些选择是蒙古族特定历史阶段的集体记忆,长久留存。

2.2.3 仪式记忆:动作-符号-意义的绑定与代际传递

哈达社会记忆作用,依赖于静止符号本身,但主要通过运动仪式加强。在不同场合中,哈达使用惯例构成一种固定的“仪式脚本”,通过“行动—符号—意义”的方式,把抽象的价值变为具体的行为,在一代又一代人之间传承而成为一种集体记忆,在蒙古族婚礼上,男女双方互赠白色的哈达代表“互相承诺、白头偕老”,而在迎接客人的时候,主人与客人之间互相传递哈达表示“尊敬”。

仪式上,哈达往往与故事联系在一起,老牧人讲述的“成吉思汗与哈达”的故事使“哈达结盟”成为草原庄重承诺的方式,这样的口头故事在家族或者社群中代代相传,给哈达仪式添加一层情愫。而哈达作为“物—符号—仪式”,构成一套完整社会记忆编码系统,记录、传播、激活蒙古族社会记忆,使其根植于过去同时存在于现在。

3.哈达文化的社会记忆建构机制:从个体实践到集体认同

社会记忆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在具体的实践中被不断生产、增强并且成为一种集体认同。蒙古族哈达文化也是在融入人们生活、各种仪式活动以及物化保存中,使个人体验、感受和观念逐渐上升为全体共享的记忆,进而形成稳定的文化认同。

3.1 代际传递中的记忆固化:身体实践与家庭教育的隐性传承

社会记忆的传递首先是代际之间传递,在这个过程中哈达文化就有一种特殊的“非文本化”的传承方式:在家庭场景中口耳相传,在学校课堂上讲授故事,让人们认识及其使用的方法、所代表的意义以及情感价值内化为一种身体记忆和心理记忆,“无字的记忆”。

3.1.1 家庭场景:身体实践中的“记忆编码”

在蒙古族家庭里,哈达使用习惯由长者向年轻一代进行言传身教以及不断纠正而形成的“身体化”的方式代代相传。比如祖母或母亲会对孙子孙女说:给老年人敬献哈达要双手举过头顶,给平辈人可以挂在脖子上,在婚礼上新郎新娘互赠则应系在左肩上。这种规定让孩子在做敬献哈达的过程中不仅学到了礼节而且也把“尊敬长辈”等内容通过自身行为记入脑海。

更深刻的是,家庭中的哈达传承往往与情感联结紧密交织。老一辈人常会珍藏子女出生时收到的哈达、婚礼上使用的哈达,或在重要节日取出祖传的老哈达,向晚辈讲述其背后的故事:“这条白色哈达是你阿爸20岁那年和朋友结拜时互相交换的,后来他们成了生死之交”“这块蓝哈达是奶奶年轻时去寺庙求来的,一直留着给你结婚用”。这些口述故事与实物的结合,使哈达成为家庭记忆的“情感锚点”——晚辈通过触摸老哈达的质地(如手工丝绸的细腻触感)、观察其颜色(如岁月沉淀后的柔和光泽),直观感受到家族历史的情感温度,从而将“珍视情谊”“传承礼仪”的价值观融入自身认同[10]。

3.1.2 教育场景:故事讲述中的“记忆唤醒”

蒙古族学校与家庭教育通过讲述“哈达的传说”,强化文化认同,将哈达塑造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记忆媒介”。如“成吉思汗与哈达结盟”故事,虽无确凿史料,却被民间广泛接受,它讲述了铁木真统一各部时

互赠哈达达成盟约，从此哈达成为诚信与团结象征。这类故事通过长辈篝火夜话或编入乡土教材，将哈达的历史与价值观传递给年轻一代。

此外，在学校“民族文化课”或者家庭日常生活交流中，也会以问题启发孩子们思考哈达所代表的意义，比如祭祀敖包为什么要用蓝色哈达等。这样的一种方式使儿童去理解哈达这一符号所包含的文化意义，把一些碎片化的经验整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认识。而家庭与学校又是通过“故事—问题—行动”的过程，使哈达由一种“礼器”变成一种“教具”，帮助人们接受并记住这些知识。

3.2 公共仪式中的记忆强化：群体参与与规范内化的集体建构

如果说代际传递是个人记忆“私人化固化”，那么公共仪式中哈达使用就是让个人记忆上升到集体记忆的重要场所，在那达慕大会、祭祀敖包等节日/宗教活动当中，在迎接贵宾、结婚、道歉等日常生活交往之中，哈达通过“群体参与”的仪式行为把一个个体的行为变成一种被大家所接受的习惯方式，从而增强了人们对于“团结”、“敬畏”、“尊重”的共同认知。

3.2.1 节庆/宗教活动：群体仪式中的“记忆共鸣”

蒙古族重要节庆以及宗教活动中，哈达集体使用意义重大，在祭祀敖包时，牧民身着民族服装聚集在敖包周围，按照顺序向敖包献上蓝色或者白色哈达，然后围绕敖包逆时针走三圈并且念诵经文，在此过程中，每个人献哈达方式、所站位置以及行走方向都是有规定的，个人行为汇集成一个整体仪式，几百人一起向敖包献哈达，蔚为壮观，这体现了“集体一致”，加深人们对“尊重自然”的认识，增强了人们的集体认同感。

那达慕大会颁奖仪式上，获奖者获得绣有吉祥图案白或蓝色哈达，此时，哈达已不仅仅是奖品，还包含着一种“胜利是属于大家”的理念，在献哈达的老者看来，个人的成绩是离不开大自然以及集体的记忆，在场的人们看到这一切都加强了他们对“团结一致”、“尊重传统文化”的记忆。

3.2.2 人际互动：日常仪式中的“规范内化”

日常生活的人际交往中，哈达的送、接是社会交往中的“记忆脚本”。迎接贵宾

时，主人会准备好洁白干净的哈达，双手举到头顶处说“赛音白努”，客人也会双手接过轻轻抚摸其边缘，答谢一句“阿木尔”，这些动作以及话语都是在表达一种当下之情谊，同时也是在不断重复中让人们对什么是应该去尊敬内化成一种共同的记忆，孩子们看到父母这样做，长大之后也就自觉地去这样做。

朋友之间发生争执之后，主动送上一条白哈达并且说“我们像以前一样好吗”，是一种很常见的和解方式。哈达作为“修好关系”的媒介，白色的哈达代表着“纯洁初心”，而送出去的动作就是“放下过去”。这样的“记忆重构”使冲突解决带上了一层文化色彩，也加深了人们对“珍惜友谊”、“宽宏大度”的共同回忆。哈达的行为是“行动—言语—情感”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使社会规则由“外部强制力”变成“内心认可”。

3.3 物化留存中的记忆延续：实物载体与公共叙事的记忆转化

除了作为一种流动的过程，哈达还会以物化的形式保留（比如家庭保存的老哈达、寺庙/博物馆展出的展品等）把某一时刻的记忆变成永久性的记录，从而使它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而不断传递着社会记忆的意义。这些物化的东西不仅仅是“过去遗留下来的物品”，而且是“记忆的触媒”，因为人们在接触或者注视它们的时候，那些被遗忘的记忆就会被唤起并且继续下去。

3.3.1 家庭收藏：私人叙事中的“微型档案”

在蒙古族家庭中，与重要人生节点绑定的哈达常被特意保存，成为家庭的“记忆实物”。如一位牧民家珍藏的白色哈达，是其父亲1950年代与邻村部落首领结盟时交换的信物，虽布料泛黄、边缘磨损，但仍被装在木匣中，春节祭祖时取出供奉。它承载着当年两家因草场争执后献哈达结盟、互不侵犯且通婚的记忆。家族年轻人结婚时，长辈会取出讲述故事，延续“团结和解”记忆。这些家庭收藏的哈达是个体或家族的“微型档案”，通过物质形态与故事将情感价值观具象化，依赖口述叙事实现“物-故事-情感”链条的代际传递。

3.3.2 寺庙/博物馆：公共叙事中的“文化记忆”

在寺庙与民族博物馆里，哈达展品有着独特意义，能将私人记忆转化为公共文化记

忆。像五当召收藏的清代蓝哈达，是当地蒙古贵族进贡给活佛的礼仪用品，以顶级丝绸为材，边缘绣着精美云纹，标签注明其是“清乾隆年间贡品，用于重要宗教仪式”。博物馆陈列此类展品并配文字说明，如“蓝哈达象征长生天，清代蒙古贵族通过献哈达表达对宗教权威的尊崇”，把个体礼仪行为升华为普遍文化实践。这些公共展品借助“展览-讲解-参观”循环，让不同背景观众接触并理解哈达文化意义。游客看到祭敖包蓝哈达，经讲解员介绍“蓝色代表天空与永恒，献哈达是蒙古族敬畏自然的传统”，便形成对蒙古族文化的记忆片段。寺庙与博物馆通过物化留存与公共叙事，让哈达社会记忆功能从群体内部扩展到社会整体。

从家庭到节庆，从私人收藏到公共陈列，哈达嵌入日常与仪式场景，将个体经验、情感与价值观转化为集体共享记忆。它是代际传递的“非文本化教材”、公共仪式的“情感催化剂”、物化留存的“记忆触发器”。哈达记录着蒙古族游牧文化、宗教信仰等历史经验，更通过实践与重构强化了“团结”“敬畏”“尊重”等核心价值的集体认同。它生动体现了社会记忆是主动建构的“活过程”，让蒙古族社会记忆扎根传统又活跃当下。

4.当代语境下的哈达文化记忆保护：档案化思维的实践路径

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冲击下，蒙古族哈达文化正面临严峻的传承挑战。其原有的丰富符号意义与仪式规范在简化使用中逐渐流失，传统技艺的断层与民间记忆的碎片化更威胁着这一文化载体的生命力。基于档案学“记录-保存-阐释”的核心逻辑，结合哈达作为“非文字档案”的特殊性（如实物载体、仪式动态、口述记忆），本部分提出以下保护路径，旨在通过系统性干预激活哈达文化的社会记忆功能，实现其从“濒危传承”到“活态延续”的转化。

4.1 挑战分析：哈达文化记忆的当代断裂风险

当前，哈达文化传承面临多重困境。现代场景中，哈达常被批量生产成廉价“通用礼仪礼品”，如白色丝绸哈达统一包装售卖，其与特定场景、情感绑定的文化意义被剥离，沦为“打卡拍照”道具，“去语境化”使其失去承载具体记忆的符号价值。传统技艺方面，传统哈达多靠手工织造，需掌握特定织法、染色技法及折叠技巧，但工业

化制品普及，年轻一代缺乏学习兴趣，掌握全流程的手工艺人多为高龄群体，技艺传承面临断层。民间记忆上，家庭中关于哈达的故事、老一辈的使用规范口述经验多依赖口头传递，缺乏记录，易出现细节遗漏和记忆断裂。这些挑战使哈达文化的社会记忆功能因“符号-技艺-故事”分离而弱化，亟需重建其“物-意义-实践”的完整关联。

4.2 保护路径：基于档案化思维的“三位一体”实践

4.2.1 符号阐释与档案记录：构建“哈达意义”的系统性档案

档案学的第一要义是“记录”，而对哈达文化的保护需优先解决“意义模糊化”问题——通过系统整理哈达的颜色、场景、技艺与口述记忆，形成可追溯、可验证的“符号-意义-实践”关联档案。

具体而言，可联合民族学者、非遗传承人及文化机构开展“哈达符号普查”。一方面，梳理历史文献、地方志和民族学笔记中哈达在颜色、材质、使用场景等方面的原始记载，结合传承人口述，如蓝哈达曾是部落首领专属礼仪用布，编写《蒙古族哈达符号图谱》。图谱包含高清实物照片，像清代蓝哈达与现代白哈达对比；有颜色色谱说明，如标准蓝哈达色值；还有不同场景使用规范，如祭敖包时哈达的系法，并配以历史文献截图与传承人解读视频，形成立体档案。另一方面，通过口述史项目，采访80岁以上熟悉传统礼仪的蒙古族老人，记录“家庭哈达故事”、地域差异细节等“私人记忆”，转录为文字档案并标注讲述者信息，与实物哈达形成“人-物-故事”关联记录。此类档案能整合符号意义、技艺细节与情感记忆，避免哈达文化沦为空壳。

4.2.2 仪式实践的活态存档：保存“动态记忆”的仪式现场

哈达的社会记忆不仅存在于静态的符号规则中，更依托于婚礼、祭祀等仪式实践中的动态传递。因此，保护需聚焦“活态存档”——通过影像记录与教育实践，将仪式中的动作、语言与情感转化为可复现的动态档案。

在社区与家庭层面，鼓励记录传统哈达仪式全过程，像婚礼中拍摄新人互赠哈达“双手捧哈达举至额头-轻声诵祝词-系于对方左肩”的流程，并标注文化含义；祭祀敖包时记录绕行、献蓝哈达动作细节及参与者口

述解释。影像档案可通过家庭云盘、社区文化站或短视频平台分类存储，为家族留存记忆，为学界提供素材。在学校教育中，开发“哈达文化体验课”，组织学生亲手折叠不同场景哈达，模拟献哈达场景并复述文化意义，录制课堂视频，搭配学生心得体会，形成“实践+反思”教育档案。这既能让学生内化记忆，还能通过代际教学推动家庭记忆复苏。

5. 结论

哈达是连接蒙古族几百年文化的丝质长巾，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用品，它是草原民族的记忆“活化石”，是以实物为依托，在符号系统编码（颜色、材质、图案）、仪式活动传播（婚礼、祭祀、迎客中使用规定）以及物化形式保存（家庭保存老哈达、宗教场所或博物馆收藏），把蒙古族的历史记忆、集体意识、价值观等编织在一起一张无形的文化网，进行着代际传递。

作为一种社会记忆媒介，哈达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以物记事、以礼存忆”的作用——它既是“物”，也是“符号”和“行为”的综合体：白色代表纯洁，蓝色象征永恒，黄色寓意神圣，在颜色上体现人们对自然及宗教的崇拜；手工织造的质地、传统的折法，体现了游牧民族的手工技艺；在婚礼上互相“白头偕老”的交换，在祭典上对大自然的敬畏，在迎接客人时对于友情的重视，都是一种仪式所承载的人际关系原则。而这一切都是构成哈达作为社会记忆媒介的全部内容，也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护哈达文化，实际上就是对一种“以物记忆”的文化基因进行保存。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哈达文化中所承载的记忆正在遭遇符号简化、技艺失传以及故事遗忘等问题，

而亟待用档案化的观念来进行整体性的保存——保存符号本身的意义（例如编撰《蒙古族哈达符号图谱》来介绍颜色、材料及场合等之间的关系），保存实践活动的过程（例如拍摄婚礼或祭礼等视频资料，记录折叠技术），保存文化背后的关系（例如通过口述历史回忆有关哈达背后的家庭故事以及部落传说）。这样，古老的“活态档案”才能够在当下继续发挥活力，不仅守护着蒙古族的文化根基，也是对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记忆增加一个草原的声音。

参考文献

- [1] 孙德忠.社会记忆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 [2] 阚侃.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研究[D].黑龙江大学，2022.
- [3] 扬·阿斯曼，Jan Assmann.文化记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4]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J].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6，（02）：138-145.
- [5] 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诺拉，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6] 张穆.蒙古游牧记[M].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81.
- [7] Pozdneev, Aleksei Matveevich, Krueger J R, Shaw J R, et al. Mongolia and the Mongols [M]. Indiana University, 1971.
- [8]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
- [9] 色音.民俗文化与宗教信仰[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 [10] 刘勇波.论赤峰蒙古族民俗文化[D].山东大学，2013.